



楚玉／著

花祭

H U A J I

一部独具匠心、风格别致的长篇力作；

一段讲述九个漂亮女子的传奇故事；

一次对20世纪五十年间中国历史的梳理与审视；

一幕刻骨铭心的情感记忆和生命体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祭 花 祭
祭 花 祭
祭 花 祭
祭 花 祭
祭 花 祭

花祭

H U A J 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祭/楚玉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 - 80647 - 416 - 1

I. 花… II. 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968 号

书 名:花祭

作 者:楚玉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发 行: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10

字 数:23 万

版 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15.80 元

ISBN7 - 80647 - 416 - 1/I·284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号码:0791 - 689462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楚玉独白

也许是出于天性，作为一个男孩，很小我就迷恋宏大叙事和英雄崇拜。然而非常不幸，父亲却是个小人物，母亲也是，周围熟悉不熟悉的人跟我的父母也差不到哪儿去，都是一些猥猥琐琐的可怜虫。我渐渐悟出，宏大和英雄固然令人向往，令人精神亢奋英气勃发，但那毕竟是虚火，上过一阵之后终究疗救不了眼前的饥寒。

也许是少年时代这种渴望当英雄的潜意识被压抑得太久太久，在大学埋头读书时冷不丁撞上那场“史无前例”的混乱，一下子看到那么多过去不敢仰视的各色大人物眨眼间变得比我所熟悉的可怜虫还猥琐还可笑，目瞪口呆之余，心头居然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意。

不过我推测，当时有我这种感觉的绝不止我一人，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男人女人老人甚至孩子都投身于这场所谓的宏大叙事，热衷于扮演主人和英雄呢？这种狂欢节式的癫病发过一阵之后，同无数其他人一样，终于发觉我们原来是在一个大衫袖笼里翻筋斗，我们不过是一场戏法中的道具而已，被当猴子耍了一阵之后，依然故我，仍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可怜虫。

于是，我开始对一切宏大叙事和英雄故事采取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疏离态度，我总是怀疑这些美丽的话语后面，隐藏着

深不可测的陷阱，而这陷阱就是专为世上千千万万的小人物而设的。明知这是一种病态，可就是克服不了。

而且，愈是年齿虚长，愈是不可救药。很不幸，我发觉同女人们相比，男人更窝囊。在苦难面前，男人们更善于伪饰和逃避，我从小就看惯了家里没米下锅的日子里，父亲总是借故出门，把一家数张嗷嗷待哺的大口摆给母亲去打点。

而且男人们的逃避和推诿带有一种普遍的“文化”味儿——希伯来文化把世间的所有“原罪”都归罪于夏娃挑唆亚当偷吃了智慧之果；希腊文化把一切灾难究源于“潘朵拉”打开了她的密匣；我们的老祖宗商纣和李隆基，把个好端端的江山社稷弄成了一团糟，祸首却成了妲己和杨玉环。

自然，这个世界上，从来不乏自我感觉良好的男人，他们高扬道德和理性的大纛，用他们的智慧权力金钱甚至臭力气设计了无数无比精巧的刑具来驯化这个世界，尤其是生养了他们的女人。道德和理性自然美好而崇高，然而当我目睹作为一个动物的人的起码权利得不到承认和尊重的情形下，道德之帜又是何等的冷酷虚伪和丑陋！我甚至怀疑这些伟大的男人是不是女人的儿子？从前，我们听惯了一个典型的男性化口号，叫“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其实，男女何尝会一样？女人生养了男人，男人能办到吗？单从这点来说，女人也应得到比男人多得多的尊重和呵护，然而事实却是恰恰相反。当然，如今科学技术昌明，人终于可以不通过女人生养而能“克隆”自己了，可我总怀疑，那玩意儿能叫它“人”吗？我不知道这类伟大发明有没有女人热心参与？不过人类的戏法终于玩到了拿自己开心的地步，作为这个星球上的万物之灵的前途和命运也委实令人堪忧。

正是因为一，我意识到自己是女人的儿子；二，我是小人

物，从而决定了我的眼光和笔力与英雄和史诗无缘，不是我不向往英雄和史诗，而是我看到在世世代代承载英雄们演绎史诗的广阔舞台上，是无数小人物，尤其是女人们的脊梁。他们并非无知无觉，无声无息，他们也有诉说、呻吟和呐喊。

我明明知道时下我的这些故事不宏大、不英雄、不甜蜜、不浪漫，说不定会像故事中的那些弱女人一样无声无息，然而我还是不想改弦易辙，因为我说了——我是小人物，而且是女人的儿子。

2001年10月

目录

- ① 许村的民政助理 1
- 先前，人们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目光审视人；如今，却以选美的目光挑剔人。一个相貌平平的人求职中遭遇这种目光，其沮丧可想而知。
- ② 田野调查队 7
- 一首揶揄女人的童谣，意外引出一一次奇特的田野调查。
- ③ 玲珑观音 12
- 一对兄妹结合固然有悖人伦，但组织分配的婚姻何尝又能创造幸福？玲珑观音再玲珑，也逃不脱这两难的选择。
- ④ 牛克思娘子 43
- 自古以来，女人就是一种精美的战利品，然而作为胜利果实的先生娘子，却连“玩物”的资格也够不上。一个“分子”给了她一次做女人的机会，使她享用了一辈子。



- ⑤ 斗鸡凤 74
一个“丑”女人居然成为男人们万分珍爱的公众情人，
世上也许只有饥馑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 ⑥ 脊肉牡丹 89
为了一条猪里脊肉，一个花季少女甘愿堕入地狱，同样
是饥馑的精巧制作。
- ⑦ 花兑花 朵换朵 116
在阶级斗争理论磐石之下，一个少女的生命之搏显得
那样的可怜可笑不自量力。
- ⑧ 歪歪罗盘与许村的传说 155
一个虚无缥缈的富贵梦，却让许村人整整追索了一千
多年。
- ⑨ 孟老师 168
在生命的本能被强行幽闭的人面前，任何美好的制度
安排，高扬的道德之帜，都是虚伪、冷酷和丑陋的。
- ⑩ 挠钩月季 229
聪明的女人要想取得成功，同样要付出自己的天赋资
源。

⑪ 台湾汤圆 274

同阶级理论比，金钱对女人并不格外亲切和慈悲，然而时代毕竟进步了，蓬勃的红杏终能探出制度和传统的高墙。

⑫ 告别许村 305

流水不腐……

1

许村的民政助理

应当说,这是一个美丽的黄昏。夕阳宛若孕妇滚圆的肚皮,柔软而成熟,仿佛看得见里头年轻而强健的生命在躁动。它静静地躺在汾潭河轻软鲜亮的褥子上,毫无羞涩地袒露着它鲜艳的肉体。几只被它染成了金红色的鹭鹭,围着它上下盘旋,似欲啄一口它身上的嫩肉却又不忍和不敢……

河岸错落盘曲的古樟,巨大而浓密的树冠,渐渐变得凝重威严,仿佛一个古板的老人面对眼前的这一切暧昧,不由自主地阴沉下了脸。

余佩霞倚在窗口,眺望被汾潭河微波托住的夕阳做出的种种媚态,心里竟然有股酸酸的味儿往上涌。

晚霞照射在窗玻璃上,映出她脸蛋的清晰轮廓。她本不想去看这张脸,但又忍不住不看。平心而论,她的脸并不难看,要是按传统标准,几乎可以说好看。

这是一张娃娃脸,皮肤粉嫩,五官的线条相当柔和,只是过分圆润。她不禁想起人才交流中心那些男人和女人盯着她看时

的奇特目光，仿佛那些单位都是来那儿挑选时装模特儿的，几乎把她来那儿应聘看成是一种非凡的勇气。在大学里，常见教授们提起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目光”就咬牙切齿，有时甚至不顾斯文脱口骂娘。可惜的是，她并没有见识过那种目光，不知道比起这些组织人事干部挑剔她的目光来，“阶级斗争目光”又能狠毒到哪儿去？

唉，有什么办法？谁让这是一个畸形的时代？而你又恰恰赶上这个畸形的时尚，碰着一群被这畸形的时尚造就的畸形的人？这些人行事完全摈弃了自然法则，把女人的发育不成熟当作美来推崇。莫非，半生半熟的青果子更能逗引人流口水？难怪，西餐馆里，那些压根儿就不想让妻子生儿育女的男人们都爱品尝鲜血染牙的牛排。

想到这儿，余佩霞喉咙眼儿一阵怪痒痒的。

不经意间，夕阳倏地滑入了汾潭河里。先前的几只白鹭只剩了一只，似乎在寻觅着什么，最后什么也没找着，悻悻地飞去，融入一片灿烂的落霞之中……

她的心中无缘无由地升起一丝失落和怅惘。信手掀下桌上学习机的音键，“后街男孩”们招之即来，他们的歌声虽然粗粗听去奔放无瑕，但她却听出了更多的无奈与彷徨。老人们总爱说这是年轻人“为赋新词强说愁”，但他们哪里知道年轻人心里装着的苦闷？

这盘原声带是那个男孩留下来的，不知为什么，临走时，他没有带走。是走得匆忙忘了还是有意留下来给她？她不想去认真思量。总之，就像刚才那只河面上的白鹭，不管先前如何缱绻，说走就走了，犹如一滴水，蒸发了，无影无踪。只有他那酷似“后街男孩”中那个金发男孩的嗓音和他身上散发的怪怪的体味，深深刻画在脑际，想抹也抹不掉。

余佩霞望着窗玻璃里的自己笑了，看似无缘无由，实际上，是“后街男孩”们的配器里，加入了两样古老而又新奇的乐器，使乐队的演奏更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

余佩霞来许村之前只在电影电视里见过打铁，至于弹棉花，她连听都没听说过。那天，她第一次听见窗下围墙外小巷里传来悠扬激越的弹奏声，心灵不禁为之一震。她从小就喜欢听音乐，却从来没有听过如此雄健优美的弹拨乐器的演奏。而且听上去，演奏者对音乐的理解和演奏技巧，都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

她倏然间着了迷，被这美妙绝伦的弹奏声牵引着，来到与镇政府大院一墙之隔的那条直通汾潭河的青石小街，也许只有许村人才会把这样窄小逼仄的弄弄叫做“街”。她循声跨进一座老屋高高的门槛，在天井后面的厅堂里的一块大案板上，蓬蓬乱乱堆放着一案板的棉花。一个瘦小干瘪的老人，背着一张同他的身躯极不相称的沉重的大弓，伛偻着身子，左手定住弓，右手握着一个样子挺像手榴弹的棒子，弓弦被棒子击打，在棉花堆里左右游移上下翻滚，那典型的迪斯科旋律在近处听来更富有感染和挑逗，她几乎克制不住自己的髋部，眼看着就要踩着弹花的节拍扭起来。

老人笑了。伸直腰，稳住弓，收住棒。

“没见过弹棉花？”老人问。

胖姑娘摇摇头。圆脸通红。

“睡过棉被吗？”老人又问。

姑娘点点头。

“那好。”老人笑道，“打个谜语你猜，叫做——霸王弹琴，轰轰烈烈；牧羊走雪，扭扭捏捏；太公钓鱼，抽抽掣掣。”

“是弹棉花？”余佩霞问。

“不单单是弹棉花，应该是弹棉絮。”老人说着用棒子在弹弓上敲了一下，弓弦发出一声清亮的响声，余音在厅堂里久久回旋。“这才叫‘霸王弹琴’。弹成一床棉絮，还要经过‘牧羊走雪’‘太公钓鱼’两道工序哩。妮子不是本地人吧？”

“不是。”

“来许村走亲？”

“不是。”余佩霞抿嘴一笑。

“那？……”老人也笑了。

“我就在隔壁。”她不经意地朝镇政府高高的围墙努努嘴。

“你是……镇里干部？”老人收起笑，浑浊的目光倏地放出芒针，在胖姑娘脸上游弋。

余佩霞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脸涨红了。

“我只是替人家办理结婚证离婚证什么的。小民政助理，算不得什么干部。”

“你喜欢看弹棉花？”老人看看眼前的胖妮子被他盯得怪窘的，心有不忍，终于放弃了敌对姿态，变得像先前那样和善。

“声音怪好听。”余佩霞说。

“嘿！怎么就跟我想一块儿去了。”老人嚷道，满脸惊喜，情不自禁。当年俞伯牙初遇钟子期，情形也许跟这差不多吧？“镇政府对面‘门背辣子’的馆子店电视机里头整天的笃的笃响，他们苍蝇蓬狗屎一样围着说好听，我就不晓得好听在哪里？你要爱听，哪天过来，我跟对面‘背鼓馱子’串通好，我弹花，他打铁，我们搭配出来的花草保管让你听了三天不思茶饭。”

老人说的不错，镇政府门前，确有一家餐馆，老板是个五大三粗的中年男人，整天睡眠惺忪，一副八辈子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的样子，一双脚很金贵，没见他轻易迈出过店门，难怪弹花老人喊他“门背辣子”。余佩霞虽然来许村没几天，但很快发觉这儿似

乎人人都有一个甚至几个古古怪怪的名字。

不过,看得出来,餐馆真正的老板恐怕还是这男人的老婆。女人高高挑挑的,身材很好。相貌虽然谈不上出众,但那双眼睛却很野,忽闪忽闪的,仿佛两丛火,很是撩拨人,名字也古怪,大小都喊她“鳅鱼精”。

餐馆主要是做镇政府的生意。上面来了大小宾客,都进这家餐馆。尊贵点儿的上楼上“雅座”。普通点儿的进楼下单间。寻常人进来吃点什么,都在厅堂里。

厅堂里的确有台影牒机,整天除了颠来倒去地放些港台武侠打斗片之外,就是像弹棉花老人说的,的笃的笃放摇滚乐……

如果来客酒足饭饱之余,脚跟发痒跳想一曲,女店主还能凑合一下,在这偏僻的小镇,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老人说话算数。一个星期天,镇政府的人差不多都走光了,弹花老人和他对门的铁匠叫背鼓驮子的,单独为她一个人做了一次即兴演奏。老人说三天不思茶饭,一点也不是夸口。这类“后现代”音乐会,若是放在大学校园,准会让人发狂。

有一刻,她曾突发奇想,要是能动员这两个活宝贝跟她一道出去,专门巡迴搞这种演奏,准能挣个筐满箩满。不过,她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首先要说服两个老倌让他们相信这玩意儿能挣大钱就不容易。再说,她自己虽然有这个商业头脑,但一旦实际操作,她绝对没有把握。

她只是把他们美妙的演奏偷录了下来,并且合成进了“后街男孩”们的演唱里,简直“酷呆了”!

她真想把这盘带子寄给那个男孩,可……他在哪儿?

天,渐渐黯淡下来,窗玻璃上那张既熟悉又令人沮丧的脸蛋也悄然隐去。小街上的弹花老人还在没完没了执著地“演奏”着,他大概在为哪个嫁娘赶弹嫁妆。那天,老人即兴演奏之后,还给

她演示了“牧羊走雪”和“太公钓鱼”。他用一根小竹竿和五彩纱线在弹好的棉絮上网出大红双喜字和鸳鸯戏水图，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她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么精美的图案会出自一双这么粗糙的手，一枝这么原始的“画笔”。

老人的话又在耳边响，“妮子，几时你落婆家，我给你弹一床通世界最好看的棉絮，头年盖，来年准定生个大胖娃娃。”

想起那个悄然离她而去的男孩，她暗自苦笑，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

2

田野调查队

一行人走进镇政府对面的“快活餐馆”，赵教授的脸色还是阴沉沉的，其他人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惟独派出所罗所长一副突破重案的得意神态。

也难怪，打着一个国家级调查队的大招牌，名号吓死人，实际上就是一老一小两个人，而且听那个赵教授的口气，他安排一下很快就会离开此地，留下他身边那个受了响铳惊吓似的年轻后生主持调查工作。

再说，这个赵教授开口就要全镇四千多个已婚妇女的名册，从中挑出众人公认最漂亮的，而且不分老少，还要对她们逐一进行他所说的深入“解剖”。

这都是些什么乌七八糟的玩意儿？

如今骗子要招花样翻新，妇女被拐卖的案件时有发生。别人可以熟视无睹，他却不能不管，因为他是派出所所长，保境安民是他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

当然，他并不能肯定这一老一小就是坏人，但同样也不能肯

定他们一定就是好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脑子里多一根弦总比少一根弦好，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许村派出所之所以年年先进，干警们奖金优厚，不就是凭了他这个当所长的处处谨慎，事事小心么？

不过，先进归先进，他就是一直得不到提升，想起来真叫人憋气！

作为民政助理，余佩霞也是被指定协助调查的，只是她没有像派出所长那样一开始就卷得那么深，她无所谓，因为这类“田野调查”一般来说都比较枯燥乏味。她也知道，派出所长说了那么多，理由那么堂皇充足，实际上目的只是一个——啥事也别让他沾着。这种人的智商忒高，在应用“市场经济学”追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这类操作上，任何一个工商管理硕士也没法同他们比……

对了，教授的研究生姓什么来着？呵，姓洪。他那副惊弓之鸟般的神态挺好玩。但是他瞧自己的那种眼神……余佩霞的心有点怦怦乱跳，那眼神是一点儿也不游弋的。不像别的男孩，目光一触着她，就像蛇一样地游走。从他看她的样子来判定，这人有点儿傻，有点儿呆。但不知为什么，她心里无缘无由地升起一缕似曾相识却又无法把握的情感。从一开始她就感到纳闷，为什么见着他，她的自卑羞怯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对他怀有一种淡淡的悲悯，她总觉得他有点儿可怜……

大家都在“快活餐厅”楼上的“雅座”落座了，罗所长还在教授跟前大声阐述他的观点，“不是我们不欢迎不协助不配合不支持，实在是我们学习不够水平不高人手短缺能力有限，担心我们配合不力影响你们的调查取证工作。你想想，光许村就有差不多三千户，一万多口人，妇女五六千，已婚未婚还得去查，再说……嘿嘿，还要从已婚妇女中，分出年龄档次，挑出最漂亮